

先秦两汉舜故事南方版本与潇水流域的政治进程

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于薇

内容提要：舜故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舜死苍梧，葬于九疑。这是汉代以后对于舜死及葬地的主流说法，也得到后世各王朝的普遍承认。但作为华夏集团的首领，其葬地远在长江珠江分水岭地区，难免令人生疑。分析可知，舜故事的定型文本整体呈现嵌套、混合的双重结构，可能是由北、南两个地方性版本发展而来。舜葬九疑说是南方版本关于舜葬地的描述。舜故事南方版本在春秋时期因陈楚交往而产生，随着南岭北部边缘潇水流域战国到汉的政治进程而日趋流行，其中秦始皇派十万大军戍守九疑、汉武帝在零陵置郡，都起了关键作用。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时选择了九疑说，在文本上对其进一步强化。王莽在九疑山修建舜陵舜庙，最终将之实体化。国家祀典确立，舜葬九疑说遂成历代正统。

关键词：舜；舜陵；九疑山；零陵；潇水

舜故事是战国时期最大的传说，对于舜故事的史学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起就开始了。但是之前的分析过于把注意力放在舜是否真的葬在九疑山的问题上了。上古故事有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历史学分析的重点不在于真实性，而在于通过对文本不同时期语境的深度挖掘，来连缀故事的构建过程。舜故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舜死苍梧，葬于九疑。这是汉代以后对于舜死及葬地的主流说法，也得到后世各王朝的普遍承认。时至今日，在湖南永州宁远九疑山还存有舜陵以及唐宋以来国家对舜祭祀的庙宇。

然而，疑点很明显，舜为华夏集团族群首领，出生及在自己族群内的活动、组成家室、被举随尧前的劳作等早期活动都在黄河流域，虽然这些地点存在河东与濮州两种说法，^①但毕竟也都不出晋南豫北的范围。而其葬地，竟然会远到长江珠江分水岭地区。实际上，关于舜葬地，在最初至少并存有两种说法，除南方九疑说，另外还有《孟子》中记载的北方纪市说。

舜葬九疑出现在文献中的时代晚至战国末年，一直到汉代，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在著作中采取此说，九疑说才成为舜葬地的绝对主流说法。后来张华、皇甫谧、郭璞、郗道元就无不采九疑说。但宋代以后学术范式甫一变动，罗苹、毛奇龄、王棠、徐文靖、陈逢衡等人就重提鸣条纪市之说，提示关于舜的葬地还曾经有过另一种说法。从这一过程来看，舜葬九疑说的流行，显然是两种说法中的一种在某一时段内的一种胜出。

但就是这种胜出值得思考。九疑说的初始文献《山海经》，相比《孟子》正统性要弱很多，且九疑所在的潇水流域相对人文鼎盛的黄河流域又是绝对的偏远地带，何以舜死苍梧葬九疑的说法能压倒《孟子》中的说法，取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呢？

如果将问题放在舜故事文本的整体结构中，可能理解起来会相对容易。后世舜故事篇幅较长，有诸多演绎，但其实结构并不复杂。除长篇铺叙的孝道教化内容外，主要就是舜的出身情况、早期活动和墓葬之事。故事整体呈现两个版本嵌套、混合在一起的双重结构。这两个版本在地理、姓氏、族属等方面分别包含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因素，很可能分别起源于不同地区。舜葬九疑说的出现与正统地位的获取，同南方版本的发展相关，而南方版本逐渐流行，则是南岭北部边缘潇水流域战国到汉政治进程的结果。

本文尝试从地理问题入手，分析定型后舜故事的基本结构，勾稽南方版本的出现、流行

^①《史记·五帝本纪》“历山”郑玄注云：“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阪，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又云，……，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直致生产出实体化舜陵、舜庙的过程，以此进一步理解南岭地区的环境特征、区域政治进程与地方文化构建及相关文本流传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舜故事地理内容的双重结构

战国文献中舜故事的各种版本很多，到了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整个故事的结构和基本内容被以文本的方式固定下来。其后一直比较稳定，后来司马光、^①刘恕、^②苏辙、^③郑樵^④等宋代学者对舜故事又进行过一次集中梳理，但细节上都没有超出《五帝本纪》的内容。所以，《五帝本纪》应该可以作为我们讨论舜故事的基础文本。为了便于行文，先将相关内容录于此处。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顓頊。顓頊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致帝舜，皆微为庶人。……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淘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五帝本纪》中舜故事地理内容呈现鲜明的双重结构。文中记载了舜生平的几项主要活动：出生及在自己族群内的活动、组成家室、被举随尧前的劳作、受尧举及行天子事，死及葬。人的活动要有一定空间，最直接牵涉的就是一系列地名。舜之生及葬分别在北、南两个地区，其中南部地点达到长江中游以南，这也是舜故事相对尧及其它传说时代人物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对地理地点的记述，以及相关解释，直接显示整个故事的双重结构。而这样一种讲述，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在《五帝本纪》成文以前，舜死及葬地点诸说可以分为南北两种。

说法一：零陵九疑。此说是后世常见的一般说法，早在战国时期即已提出：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⑤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⑥

《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⑦

《汉书·楚元王传》：舜葬苍梧，二妃不从。^⑧

《晋书·帝纪第三武帝》：（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⑨

苍梧九疑的地点争议一直不大，因为《海内经》中已经圈定了大致范围，在“长沙零陵界中”，即今湖南永州南部。

^①司马光：《稽古录》卷三“有虞氏”上·下，《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

^②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包牺以来纪·帝尧·帝舜》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苏辙：《古史·五帝本纪》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郑樵：《通志·五帝纪》第二，万有文库本（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志三六-三七。

^⑤《山海经·海内南经》第十，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成化本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55页。

^⑥《山海经·海内经》第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成化本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74页。

^⑦《礼记·檀弓》上，《礼记正义》卷七，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1页。

^⑧班固：《汉书·楚元王传第六》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2页。

^⑨房玄龄等：《晋书·帝纪·武帝》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54页。

说法二：鸣条纪市。这种说法后世不太熟悉，其实在战国时期也比较流行的。如

《孟子·离娄下》：（舜）卒于鸣条。^①

《今本竹书纪年》：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②

《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③

《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④

此说言舜卒地为鸣条，《孟子》汉赵氏注云：“在东方夷服之地”，未指出具体地点。《书序》讲商汤伐桀路线中有鸣条：“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陟，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艘，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后世讨论鸣条地点多据此条，注疏中有数种说法。伪孔《传》云：“地在安邑之西。”^⑤焦循《孟子正义》引翟灏《考异》云：“《后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县有三艘亭，三艘即三艘，由鸣条伐三艘，则鸣条当亦不远，其所在则未详也。”认为应在汉定陶附近，即今山东菏泽。《墨子》称舜葬地在“南己之市”，《后汉书·赵咨传》注及《太平御览》并引作“南纪”，《吕氏春秋》载为“纪市”，两书所说应为一地。南纪的地点各家也有不同说法，如罗泌《路史》注谓“纪即冀。河东皮氏东北有冀亭，鸣条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认为在今山西河津。王应麟《困学纪闻》引薛季宣谓在“莒之纪城”，即今山东寿光一带。

舜卒鸣条葬纪市的地点，或认为在山西，或认为在山东，都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与远在长江中游南侧一级支流湘水上源地区的零陵九疑分处南北。舜是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游部落联盟首领，按常理，舜故事的地理内容应集中于豫北晋南地区，文本中舜早期活动地点不出黄河中游也说明了文本的地缘关系。舜故事很可能最初由北方先发，而这样一种故事底下，南方地理要素的出现，应该是北方底本受到南方版本影响的结果。

二、从《左传》伍子胥所述看舜故事的早期南方版本

我们看到的是融合以后的版本，至于汉以前两套版本各自的发展情况目前还只能推导。在舜故事中，有两种关于舜姓的说法，为分析南方版本早期发展情况提供了线索。

传世文本舜一说为妫姓，一说为姚姓。

《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⑥

《帝王世纪》：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颛顼……瞽瞍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⑦

西周、春秋早期多种文献谈舜皆为妫姓。

《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⑧

^① 《孟子·离娄下》，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第537页。

^②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方诗铭 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③ 《墨子·节葬下》第二十五，孙诒让：《墨子閒诂》，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1年，第182页。

^④ 《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十一》卷十，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

^⑤ 《尚书·汤誓》序“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传，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八，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页。

^⑥ 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第六》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575页。

^⑦ 皇甫谧：《帝王世纪》卷二，清光绪贵筑杨氏刻训纂堂丛书本。

^⑧ 《左传》隐公三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24页。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①

《左传·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②

《尚书·尧典》：（帝）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材料记录了周封舜后为陈国之事，应是关于舜族群西周情况最可靠的材料之一。之前《隐公三年》条已知陈国公室女妫姓，可确定周所封舜后裔之国陈为妫姓。襄公二十五年条虽然没有明确说赐了什么姓，而且像舜后裔这种族群，不可能之前是没有姓的，三恪之国也并不仅仅是陈，其它两国都没有改变以前的姓，没有理由单单改了舜后裔的姓。从出土材料看，西周青铜器中也是常见妫姓，极少见姚姓。当时所谓舜后裔的人群，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应该都很明确是妫姓。三代因生之地而得姓，《尧典》讲尧嫁二女于舜，降于妫汭，认为舜生活之地为妫水，也应以承认舜为妫姓为前提的。《尧典》虽然整篇定本可能会晚到西汉，但各部分的内容成篇年代不一，某些段落句子从行文看可能还比较早。从“女于时”、“厥”、“厘”等用法看，这一条应该不晚于春秋。所以，在西周春秋时期，“妫”是一种人们对舜姓的一种认识。

另外一种舜为姚姓的说法也在春秋时期，但文献年代可能要稍晚些。其说最早见于《左传》哀公元年，时间已是春秋末年。

伍员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有虞为舜后之国，古时女子称姓，有虞首领虞思之女称“二姚”，则可知这一叙述以有虞为姚姓。姓氏说本没有直接的地域指向。但讲述该故事人的身份比较明确，伍员即伍子胥，他是一个楚国人。即在这一时期能见到的唯一文献讲舜后姚姓的说法，出自楚人之口。巧合的是，后世文献中称姚姓的，也只有楚周边的土著百濮。这就提示我们注意姚姓说与楚地之间的某种联系。且除了《左传》外，《楚辞·天问》“舜闵在家，父何以鯀？尧不姚告，二女何亲？”^④《山海经·海内经》“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舜之所浴也。”^⑤也俱云舜为姚姓。这两个作品都有鲜明的南方色彩。《楚辞》毫无疑问是楚地之作，《山海经》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其奇特的内容可能与其来源于南方知识系统有关。所以，姚姓说的地域烙印越来越清晰，很可能是楚地之人对于舜的一种看法。

在西周到春秋时期，妫姓说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更高，似乎是个流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陈世家》中还取妫姓说，可见这种说法可能更流行或更被认为存在更可靠的依据。但在战国以后的各种文献中流行的却变为了姚姓说，以至于后来王莽自己试图冒充舜之后裔，颁诏认舜为妫姓时，还不得不为了解决舜为姚姓这种说法，强行将黄帝之姓由姬改为姚。看来南方版本在战国到秦时期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以至于在西汉成为了谈舜故事时无法回避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十六，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985页。

^②《左传》昭公八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十四，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3页。

^③《尚书·尧典》，孔颖达：《尚书正义》卷第二，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页。

^④《楚辞·天问》，朱熹：《楚辞集注·离骚天问第三》卷三，1953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景印宋端平刻本，第59页。

^⑤《山海经·海内经》第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成化本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75页。

的内容。

《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就可以理解为南方版本强势发展的一种表现。《赵世家》载赵简子病中做梦，梦见帝云：

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这条材料本身内容比较简单，通过司马贞的《索隐》能理解得更明白些：

孟姚，吴广女。舜之后，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勋，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尔七代之孙是也。舜后封虞，在河东太阳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吴城。虞、吴音相近，故舜后亦姓吴。非独太伯虞仲之裔。

司马迁《史记》中这一条关于舜姓氏的记载与《陈世家》有所抵牾。在舜后裔正传的《陈杞世家》中，司马迁采用了妘姓说，似乎应是以妘姓为正说。但在《赵世家》中，又保留了虞舜之胄为孟姚的说法。小司马试图解释清楚，但姚姓说是后起附加的说法，越涉及细节矛盾之处越明显。吴广是孟姚的父亲，父亲姓吴，女儿姓姚，这当中显然有错谬。既然太史公以妘姓说为正说，但在这里又保存姚姓说，也许是某种妥协，也可能是有意保存异说。从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可能当时姚姓说也颇为流行，虽然司马迁察觉其中有些可疑，但仍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予以保留了。

到东汉以后，姚姓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注释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很多大家都取姚姓说。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中称“哀元年《传》称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犹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赐姓为妘耳。《陈世家》谓胡公之前已姓妘矣，是马迁之妄也。”^①梁玉绳也推崇孔颖达的意见，认为“帝舜姓姚，至周封胡公，乃赐姓为妘。史谓胡公之前已姓妘，不但乖舛无征，且与下文言及胡公周赐之姓相违。”^②到近代，专研西周封国的陈槃说法仍与梁玉绳差别不大，认为：“将舜本姚姓，以居妘水，故其苗裔支分派别，或为姚、或为妘，各自为姓，都无一定耶？然无论如何，由遂至胡公一系，初则为姚，及胡公赐姓，爰始为妘，由《左氏》考之，则固甚明矣。”^③显示出舜故事南方版本的影响力。

三、零陵九疑地区秦汉历史进程与舜故事南方版本的发展

1、南方版本最初的出现可能与春秋楚、陈交往有关

春秋时期楚国是少数流传有舜故事的国家，楚王曾大兴土木，建造与舜相关的建筑。《国语·吴语》载：“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九章·涉江》“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屈原楚辞中也屡次提到帝舜，将其视为理想人物。

西周时期舜故事流行的中心区域可能是淮河流域的陈国。作为三恪之国的陈，为了保障自己在西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应该会不断强调这位伟大的国家祖先。苗裔在古史传播中有重要作用，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谈到五帝系统建立时，曾讲过一番道理：

炎帝这人确是常给人家称道的，但除了封禅篇以外却再没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统的了。所以然之故，只因以前说作他的子孙的国家，如申、吕，如齐、许，都早亡了，没

^①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十六，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985页。

^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九，清广雅书局丛书本。

^③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譌异（三订本）·补记》陆肆“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62页。

有人替他争地位了。而帝喾后之宋、周、晋、鲁、燕、吴，颛顼后之秦、赵、楚、越、田齐，在战国时，或保持其旧国，或正作新的发展，祖先的地位就靠了苗裔的势力而不坠，而扩大。黄帝是最早的帝王，兼为颛顼和帝喾的祖父，又为“百家言”的中心人物，其势力之大自不消说。尧、舜，靠了“天下之显学”儒、墨二家的鼓吹，使禅让的大典实现于燕国；舜又是田齐的祖先，齐人是最夸诞的，他们的势力也正不可一视。在这种环境之下，五帝的座位哪能不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去坐，哪里再有空位给与炎帝。^①

陈、楚相邻，又都是区域大国，自然会有一些交往，楚地出现的舜故事，最初很可能是从陈国传入的。春秋时期楚国向东扩张，两国的频繁战争使得交往更加密切。春秋之世，陈两次被楚灭，楚又两次复立陈国。鲁宣公十一年冬，楚庄王以夏征舒弑陈灵公为由，率诸侯伐陈，因县陈而有之。后从晋国迎回了陈灵公的太子午复立为陈成公，但从陈每乡取一人带回楚国设立夏州。是为楚第一次灭陈复陈，之后楚与陈之间冲突不断。鲁昭公八年，楚再次灭陈，封公子弃疾为陈公，又一次将陈变为了楚县。其后五年，这位陈的县公弑君代立，成为楚平王。为了获得各国诸侯的认可，楚平王找到原来陈悼太子的儿子吴，重新立为陈侯。这是陈第二次复国。“（楚）怀王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淮公乃以疾谢吴。”^②一直到春秋末年吴国强大以后，陈都还是在紧跟楚国，可见陈楚间关系之紧密。

从楚国第一次伐陈开始，楚军多次入陈，特别是陈两次成为楚县，其所在地区实际上已经被纳入楚国的疆土。而且陈国的人口被迁移到楚国建立了“夏州”，很可能把自己的传说也带到了当地。这些舜的后裔们把关于舜的故事带到当地。由于陈的文化可能比较发达，这一传说迅速在楚地流行起来。

舜故事的传播及地方化过程与陈国之间的紧密关系直接材料不多，也可以参照其北方版本的发展来理解。春秋末年陈国公室后裔进入齐国，战国时代姜姓成为齐王室。后关于陈氏祖先舜的故事中便开始出现齐的地理因素，舜活动的不少地点都被说成是在齐国疆域范围内。个中心态比较容易理解。田氏本来自江淮，客居齐国，受姜齐公室恩惠，但却谋人之国，取而代之，虽然战国时期的政治规则已经对西周分封正统性有所打破，但毕竟在道义上还是有所亏欠。所以在田氏获取国政以后，恐怕更愿意隐去由陈而来这一段往事，而讲其祖先舜的圣迹在齐地的故事。这样一来，即使田氏不编造世代有齐国的谎话，百姓不了解掌故者自然会以为田氏掌齐政自古已然，即使清楚其间史事变故者，其祖先即为东夷之人，那么后裔统治东夷之地也顺理成章。

但无论如何，春秋时期楚国的疆土有限，学界一般认为没有越过长江。而构成舜故事南方版本的明显地方化的内容，地理范围都在几乎达到长江、珠江分水岭的潇水流域。从区域历史进程看，舜故事中与南方地区相关细节的出现，恐怕要发生在春秋末年楚国越江向南发展以后，特别是战国时期楚经营洞庭湖以南地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舜征三苗的故事，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舜却三苗，更易其俗。”^③是最早讲到舜与三苗故事的文本，这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楚南扩过程的反映。

在这一过程中，楚地舜故事沿着湘江水路交通线南传。潇水流域九疑山之外另一个相关的地点舜皇山在紧邻湘水—灵渠—漓江这条水路大动脉的东安县，也显示其自湘水下游而来的可能性。由于某种我们已经无法探知的原因，楚地舜故事流传到这里，在湘水上游及潇水流域出现了关于舜葬于其地的传说。

^①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464-465 页。

^②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第六》卷三十六，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582 页。

^③《吕氏春秋·恃君览·召数》第八，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本。

2、秦戍守九疑可能是舜葬九疑说强化的关键节点

战国到秦时期，潇水流域还是非常荒僻的地方，虽然已有舜葬九疑之说，但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范围，当时恐怕不仅没有实体的舜陵，舜之葬地的具体地点都模糊不清。这一点，从秦及汉初几次对舜陵祭祀情况可以看出：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①

秦始皇在云梦望祀九疑，并没有进入潇水流域。九疑山可能只是一处模糊的地点。而到了汉初的马王堆地图上，已经可以看到有明确标出“帝舜”的山峰，说明舜陵所在的九疑山，在实体空间上已经稳定下来。^②而且，在前面也已经提及，战国时期齐地的舜故事也非常盛行，舜死鸣条葬纪市的说法在北方同样兴盛。而到了汉代，舜葬九疑几乎成了定论。

这当中的变化，战国末年到秦是一个关键。九疑地点的强化，可能与秦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驻防有关。一般来说，这样区位的地区，若没有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契机，很难在文化上形成足够的影响力。秦对南岭地区的攻伐，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秦代，九疑山有了确切地点，但相关文献不是在谈舜陵，而是谈军事。秦始皇曾派十万人驻守九疑之塞：

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③

秦代的九疑究竟所指何山，九疑之塞具体何地，现已不可考。但冷水南岸的山峰因在南岭军事地理中的重要地位，而成为驻防之地。

这一地区，高等级的交通大动脉是水路。军队靠水路运，郡、州治所之间的联系也靠水路。一直到明代，情况都还如此。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二《楚游日记》中就记载了明代这一地区的水路交通情况：

自永州至双牌，陆五十里，水倍之。双牌至道县，水陆俱由泂中行，无他道。故泂中七十里，止有顺逆分，无水陆异。出泂中至道州，又陆径水曲矣。^④

可见一直到明代，水路都一直是当地主要的交通方式。从秦到汉，负责这个地区的军事将领都是楼船将军，水路网络与当地聚落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较密切。西河与涔天河（冯河）是今九疑山南部最重要的东西贯通水路交通线。九疑山内部山高谷狭，除少量高山村寨外，只有河流交汇处的少量低缓平地适宜稍多人口居住。涔天河（冯水）支流明水、两岔河、贝江、大锡河、安子河汇入干流的地点形成了白芒营、小圩、水口、贝江、码市等重要山区市镇。《楚游日记》载：

三分石俱称其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至其下，乃知为石分三岐耳。其下水东北者为潇源，合北、西诸水，出大洋，为潇水之源。直东者，自高粱原为白田江，（东十五里）经临江所，（又东二十里）至蓝山县治，为归水之源。东南者自（高粱原东南十五里之）大桥下锦田，西至江华县，为沱水之源，其不出两广者，以南有锦田水横流为（楚、粤）界也。锦田东有石鱼岭，为广东连州界，其水始东南流，（入东粤耳。）若广西则上武堡之南，为贺县界也。^⑤

可见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如果秦伐南岭，从地形上看，军事驻防点也只能选择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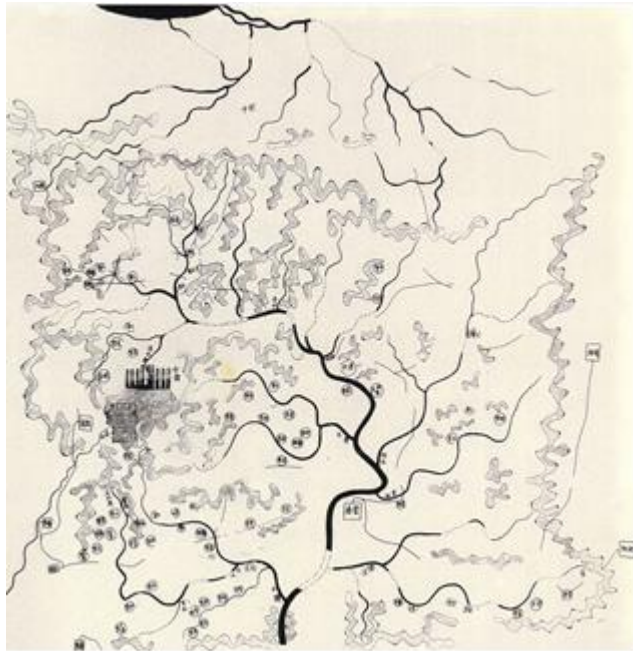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

^③《淮南子·人间训》卷十八，何宁：《淮南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9页。

^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卷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0页。

^⑤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卷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9页。

在这些地点。而据张修桂先生的研究，马王堆地图描绘的地点，也就是在这个流域。^①



马王堆地图·地形图

资料来源：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一）》

从商代到战国，整个湖南省，除了长沙附近的宁乡一带出铜器外，只有永州中南部的宁远下灌和道县一处地点出土有战国兵器，其中宁远下灌马脚洞村出土铜戈2短剑1矛1斧1镞1，^②道县大塘尾征集和采集铜剑、矛、钺各1，^③从侧面证明这一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驻防军士在山区内活动，当地的文化水平相较周围群山必然要发展更快，驻防区域成为了当地的文化中心，也很容易被与传说中的九疑山联系到一起。从《岳麓秦简》看，秦代驻防南部偏远地带的戍卒似乎多调自黄淮之间，^④这十万人回到家乡后，可能对九疑舜陵说在中原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3、西汉零陵置郡与舜祠舜陵地点的具体化

虽然经过秦代九疑山的大致位置确定了下来，但是，到武帝元封年间，对舜帝还一直是在远地望祀：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⑤

汉武帝望祀虞舜之地在盛唐，文颖曰：“《地理志》不得，疑当在庐江左右县名也。”司马光：“余据《唐·地理志》，寿州有盛唐县，盖以古地名名县。宋白曰：‘寿州六安县，楚之潜也，在汉为盛唐县，西十五里有盛唐山。’”认为在今安徽。既然只是望祀，当地存在实体舜祠舜陵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在后文我们会提到，据《汉书》记载，一直到王莽时期，才第一次在九疑山建设舜陵，也可知之前未有实体的舜陵，附属的祭祀建筑，应该也不存在。唐吕温《论请舜庙议》中提到唐代祭舜的情况，称：

^①张修桂：《马王堆〈地形图〉绘制特点、岭南水系和若干县址研究》，《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50-457页。

^②周九宜：《湖南宁远出土青铜兵器》，《考古》1990年第2期，第156页。

^③周九宜：《湖南道县出土战国青铜兵器》，《考古》1996年第5期，第9页。

^④参见拙作：《试论岳麓秦简中“江湖郡”即“淮阳郡”》，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09/06/18。

^⑤班固：《汉书·武帝纪第六》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页。

每有诏书，令州县致祭，奠酬荒野，恭命而已。^①

可见野祭的情况后来都还时有发生。

但在西汉时期，当地似乎有了比较稳定的祭祀地点。其地可能在大阳溪一带。蒋鑽万历《九疑山志》卷三“建置”云：

舜祠。在舜源峰下。按旧《志》在大阳溪，盖三代时也。今遗址在白鹤观前，土人呼为大庙。

所谓大阳溪，即自九疑山北流而下诸水中的一条。虽然说立祠，但显然三代时尚无舜葬九疑之传说，旧说三代舜祠在大阳溪，应该只是取其古远之意。秦代九疑山位置已经确定，那么大阳溪的说法，很可能是秦以后到新莽实体舜陵舜庙修建之间对于祭舜地点的一种说法。

武帝在中国历史上以巡狩达于旷远著称，却没有到达舜陵，很可能因为其不是汉县，而属长沙国。《汉书·景十三王传》：

长沙定王刘发……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应劭注：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褰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益焉。^②

到武帝元鼎六年，割苍梧设零陵郡，九疑山所在地区始归零陵。对于零陵置县的时间，前人有些争议。里耶秦简有“苍梧郴县”，说明在秦时，郴县归苍梧郡。郴在零陵冷道、营道之东，汉苍梧郡治在营道西南，则零陵必自苍梧中割出。零陵南部地区自然条件并不好，^③汉初可能只有南部都尉治下的若干军事驻防点，国家编户极少。^④零陵置郡之后，编户建县，县与县之间的日常联系及与周边郡县的行政联系也必然比之前紧密。而大阳溪这个位置，似乎与连接这些政区治所的山区水路有关。

九疑山为石灰基岩山脉，古今地貌变化不大。三角山、团圆山、黄腊坪、粪箕窝、癞子山、老山冲源等东北—西南走向的一系列高岭，是九疑山内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岭。九疑山北麓与阳明山、骑田岭之间宽阔低平的地带是整个五岭东西向最重要的陆路通道，汉代以来，郡县治所多设于此。其中冷水、九疑河二水为最重要的河道，二水发源于九疑山深山高岭，南流汇受诸多小流，入宁远河，西流汇入潇水，下流入湘水达衡山、长沙。而冷道县治疑在今宁远冷水镇到下灌一带，正为冷水河道流经。大阳溪正是这一水路交通网中的一条。

九疑山分水岭南侧河流则全部汇入涔天河（冯河）注入沱江，再汇入潇水。若北部的泉陵、冷道等县需要翻越分水岭与南部的谢沐等县联系，需要先经由北部的水道，向西经蓝山舜水在大桥入大桥河，或在荆竹入凌江河（中河），再进入涔天河（冯河），或由沱江一路逆流而上，进入涔天河（冯河）或西河。九疑山内流传有舜故事的地点，一个是后世建有舜庙舜陵的北坡三分石玉管岩一带，另外还有南侧临近分水岭的荆竹乡、大桥乡，以及更西的蓝山舜水流域。据民国《蓝山县志》，今蓝山县的所城、大麻、紫良、汇源、荆竹一带山区最为集中，古时被称为“舜乡”。至今有舜疑乡、舜水、舜岩、舜庙、舜源峰、望疑亭、舜石等相关地名，另有舜水串联其间。这些与舜故事相关的地点，似乎也都与这条连接政区治所的山区水路交通线有关。

^①吕温《论请舜庙议》，迈柱等监修《（雍正）湖广通志·艺文志》卷九十七。

^②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2426-2427页。

^③《东观汉记》卷七“城阳恭王祉”：“刘敞曾祖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敞父仁嗣侯，于时见户四百六十七，以舂陵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难以久处，上书愿减户徙南阳，留男子昌守坟墓，元帝许之。初元四年，徙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众弟巨鹿都尉回往家焉。”刘珍等撰 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32页。

^④应劭：《汉官仪》“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汉官仪》二卷，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官仪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页。



九疑山地形图

资料来源：Google 电子地图

4、王莽五德终始说与九疑舜陵舜庙的实体化

西汉九疑山舜祭祀的大致地点稳定下来，而且相比于之前地属藩国，零陵成为汉县，纳于王朝治下，国家祀典比较容易在当地展开，至此，实体舜陵舜庙的出现，也就只是个时机问题。随着王莽上台，舜陵舜庙实体化的契机出现了。据《汉书》记载，新莽时期，九疑山地区第一次建立了实体的舜陵：

（莽）遣骑都尉翊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时，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闵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①

至此，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九疑山舜陵终于从传说发展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建筑。王莽不仅修建了舜陵，还大修舜庙。《汉书·王莽传》载：

（地皇元年）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祿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年正月，九庙盖构成，纳神主。^②

不过这个庙修在国都，而不是九疑山。但后世文献中也有汉代九疑山玉管岩附近曾修过舜庙的说法。吕温《论请舜庙议》云：

舜陵在九疑之山，……秦汉以来，置庙山下。^③

万历《九疑山志》亦云：

秦汉以来立祠玉管岩前，相传为何侯故宅。^④

这两个材料都是后人追述，因为年代久远，唐以后之人可能已经搞不清舜庙舜陵的早期发展情况，所以笼统称“秦汉”建舜庙。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在舜陵都没有实体化之前，秦代在此修建舜庙的可能性不大。九疑山供国家祀典的舜庙修建时间，很可能是在新莽修建舜陵同

^①班固：《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卷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7-4108页。

^②班固：《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卷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4162页。

^③迈柱等监修《（雍正）湖广通志·艺文志》卷九十七。

^④蒋夔纂辑《（万历）九疑山志》卷三“建置”

时或之后。《后汉书》“莒阳郡”刘昭注：

县南三里余有舜南巡止宿处，今立庙。

刘昭是三国时人，当时连止宿处都建了庙，陵墓旁边供祭祀的庙照理也应已建好。总之，至迟在东汉末年，玉管岩附近应该已经存在实体化的舜庙。

王莽热衷于建舜陵舜庙，是为了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据其《自本》看，他自谓帝舜之后：

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①

王莽力主五德终始学说，并通过编造自己的姓氏来取得统治合法性，舜后裔这一身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必然会大书特书。顾颉刚谈过这一问题：

王莽的《自本》……主要之点凡三。一、他为黄帝之后，黄帝的土德是表现在他的名号上的，永远不变的，故他亦应据有土德。二、他为舜后，汉为尧后，舜是受尧的禅让的，所以他们应把这禅让的故事复演一回。三，“阴为阳雄，”故他应藉了姑母的力量而得国；“土火相乘，”故他应以土德代汉的火德。禅让的次序这样定了，五德相生的次序又这样定了，他尚能不做黄帝吗！他不做皇帝，是上天所不许的了！于是《世经》系统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躍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历史就为之作全部的改观了。^②

王莽虽然因为王氏出于田齐而多称舜之活动在东方，但是由于秦及汉初的发展，舜葬九疑之说经过前面的发展已经充分成熟，又因南方版本的强势发展而深入人心，王莽最终也不得不将舜陵修在九疑山。

王莽想出种种办法来强调自己姓氏与舜的关系。比如以妫、姚为本族，免除赋税：

莽又曰：……家之所尚，种祀天下。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书》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今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③

这种措施使得宣称自己为舜的后裔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也必然会促进人们讲述和传布舜的故事。

由于王莽的力主，新朝成为舜故事最为繁荣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实体化的舜陵舜庙也最终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湘水流域已经出现了诸多假托于舜的景点，彻底成为了正统的舜陵之地。

四、结语

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开始注意讲述一个道理，即故事从口传到定型的过程中的走向，与地区政治进程有关，也与希望获取正统身份的人有关。在正统文本写定之后，故事随文本的流行得到强化，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可供利用的资源。

本文的分析过程基本循着这个思路，期间强调了三个关键事件和两个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一次是楚侵陈，使得故事在南方发展起来，一次是秦始皇戍守九疑，使得说法得以传播，再一次是武帝在零陵置郡，催生了地方的文化诉求。两次重要人为选择，一次是司马迁的选择，一次是王莽的选择。这一逻辑可以解释已有材料，也可以把事件的发展串联起来。所以，虽然这个过程尚待更直接的材料来进一步充实，但对于解释舜故事南方版本的兴盛以及舜葬

^①班固：《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中》卷九十九中，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4106 页。

^②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560 页。

^③班固：《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卷九十九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4106 页。

九疑说正统地位的获得，是目前值得尝试的一种路径。

但这种蛛丝马迹的遗留与完整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对接很困难。有效帮助实现这个对接的，是空间视角。舜故事不同说法间最显著的分歧发生在地点问题上，所以分析要立足于逻辑的空间属性。地理内容使得上古传说与特定地域连结，这些内容在某一时间发育为完整的地方性。后世在文本或地域文化中，就看到了所谓地方性故事及相应的地方性知识。

回溯这样一个内容的形成过程，更容易理解，这些后来高度地方化的讲述，原本是某一简单而抽象的故事或者观念。分析一个简单故事如何发展为完整的地方性故事，并且被实体化为具体空间，了解文化资源在区域与空间配置过程中联结机制的复杂性。如果谨慎地将这种认识带入对类似传世文本的理解，从一定程度上说，也能够接续清代崔述以来的文本分析传统。

[原载吴滔、于薇、谢湜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